



## 奶奶想养一头猪

安徽肥西 张建春

奶奶七十岁进城,和我们一起生活,住进了机关大院。奶奶干了一辈子农活,身体结实,耳聪目明,闲不住,在机关院子里转来转去,向我的父亲提了个小要求,养上一头猪。这让我们大吃一惊,城里,机关,猪怎么能养得?我首先反对,我上初中了,有些虚荣,家里养上头猪,还不被同学笑话死,说是真正的老土。农村人和城里人的最大区别,就是养猪,农村人家养,而城里人是不养的。

不仅是我反对,我的父母亲也反对,理由很多。比如家的房子小,人住都挪不开身,加头猪更挤。比如猪屎猪尿没办法处理。比如会影响邻家。比如猪的吃食没出处。凡此等等,就是不能养猪。奶奶不甘心,她还是在院子里转悠,机关的院子空地大,长满了青青草。奶奶一个劲讲可惜了、可惜了,寸土寸金,不是用来长草的。奶奶转悠不空手,不是带回来荠菜,就是掐上些马兰头,它们可当蔬菜吃的,很鲜美。有时奶奶还会拽回大把的小鹅肠草,这是奶奶的手迹,小鹅肠猪最爱吃。奶奶心心念念的是猪,是能养头猪。

奶奶进城前一直养猪,一年一至两头,春捉猪崽,冬出栏肥猪,棍打不动。猪是农家聚宝盆,少不了。猪粪上田,肥猪卖钱,是农家一笔主要收入。当时广播上常播“美洲非洲拉丁美洲”,被老人演绎为“肥猪瘦猪哪家没猪”,说是广播电台里的人说大实话。家家养猪,人猪共存,我奶奶绝对是实践者。养了五六十猪,一下让奶奶歇下,奶奶确实适应不了。每天清汤寡水地吃饭,奶奶就做我们工作,说猪养肥了,不卖,杀了吃肉,红烧、清炖管够,还可腌了,一年有咸肉吃。说得我们流口水,可没人松口答应。

奶奶开始打院子主意了,有一段时间,奶奶到处拣砖头瓦片,拣了就堆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,不久堆成了小山。我看出了奶奶的意思,她是想建个猪栏。我向父母打小报告,父母忙着打拦头板,这是万万不行的。奶奶委屈得很,地空着,不种,建个猪栏还不行吗?猪栏没建成,奶奶悄悄搭了个鸡笼,回了趟农村,竟揣回了十来只绒乎乎的小鸡。

## 园林·水境

安徽长丰 刘恒

去过一些地方的园林,大抵都是一样的,但对苏州园林,内心却别有一番向往。选择去东山的启园,因其“临三万六千顷波涛,历七十二峰苍翠”,是苏州众多园林中唯一一座依山而筑傍水而建的。园子临水,且是太湖,着实令人欣喜。进入东山地界,前往启园的路上,很长一段路程车子都是沿太湖行驶的,从车窗内望去,湖面呈现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致。三点多钟的太阳还很高,而彼时,却如月食来临一般,近处高低不一的水草兀自点缀在灰色的画布上,很巧合的光影瞬间。

启园,是一座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私家园林,又名席家花园,系当地望族席氏为纪念祖上曾在此迎候康熙皇帝而建。园林小巧精致,园内曲径通幽,移步易景。造型各异的亭台楼阁、小桥镜湖,以及睡姿肆意的太湖石,都被遒劲的古树或环抱或依偎着,抬眼处,都是生机。我没有急急找寻启园三宝,而是选择顺着其间一条小路走,穿过一座桥、一个小庭院,于一条历史文化长廊内与苏州的历代先贤有了照面之缘。长廊的两端是半明半暗的墙。暗的是,镂空的窗棂不见当年的青砖;明的是,攀爬的植物把每一块斑驳都入了画,我站在那里,入景入境,好一会才抽离出来。相比园内的其他参观路径,这条路,应该是常常被人忽视的,也因为被忽视,倒成全了一片难得的安宁。启园三宝古杨梅树、古柳毅井、康熙御码头,每一处都让人不由得合十慨叹。面对这些历经风雨仍安然于世的静物,无论是仰视、俯视还是平视,你的

奶奶有事干了,整天服侍这鸡,把养猪的事摆在一边。鸡飞鸡叫,鸡长得快。我也隔三差五去看,盼着能吃上公鸡烧板栗。机关有人戳戳点奶奶养鸡的事,鸡关着,没影响大家多少,也就没形成风波。一个早晨,奶奶大呼小叫,鸡少了好几只。奶奶连气带骂:城里也有偷鸡婆?我们跑去,看一地鸡毛,判断是黄鼠狼之类偷的鸡,偷鸡婆不会把鸡毛拽了撒一地。

养鸡的事就此罢休,人看不住黄鼠狼的。奶奶又重提养猪的事,可孤掌难鸣。奶奶又捉了条小白猫,心肝宝贝地养。农村除养猪外,猫养得正常。以猫治鼠,将鼠口限定在容忍的范围。猫和鼠共存在,没见一家猫把鼠逮尽了。狡兔死,走狗烹。鼠尽,还养猫干什么?城里鼠少,奶奶养的猫没见过多大作用。

奶奶还在鸡笼里养过兔子,两只灰兔很是可爱。兔子好养,草青吃到草枯,有草就行。兔子爱打洞,这让奶奶烦了不少神。后来这两只兔子长大了,奶奶又舍不得宰杀,辗转送给了亲戚,奶奶念叨了好久。在城里养猪肯定没戏,奶奶还是嘴里说,忍不住说,某年某年,养了头肥猪,年二十三宰了,板油就扒了二十斤。某年某年,磅了头大肥猪,换了一百多元钱,比种一年田收入还高。这是奶奶的战斗成果,如是种下的庄稼,亩产过了千儿八百斤。说归说,城里的猪是养不成了。

奶奶放弃了城里养头猪的念头,隔些日子就吵着要去我的三个姑姑家,说是想丫头了。轮换着去,一家住上个三五天。奶奶一去就直奔猪笼,围着猪打转,表扬或训斥姑姑,膘壮或膘弱,做个农村媳妇好坏,猪好歹是把尺子。七十岁的老妈也不嫌累和脏,让姑姑们啧啧。姑姑们也有话说:妈哪是来看我们,是来看猪,过把养猪瘾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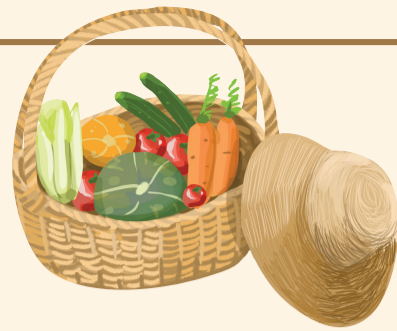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过世三十多年了,奶奶想在城里养猪的事还历历在目。现在城里有养猪的,养宠物猪,当宝贝养,拿龙捉虎地养。如果奶奶活着,不知老人家可会养?或许会骂上一句,怎么骂,我就想不好了。

思绪都会逆着光阴向前朝追寻。一只毛色油亮的松鼠立于杨梅树下与我无声地交流,她应该从我羡慕的眼神中得到诸多安慰。我告诉她,生活在这里,每一刻的寂寞都是诗行。

园子的东北角,太湖正舒缓地度过下午的时光。这是一片清澈而平静的水域,一条平直的海岸线,依稀划开水天,亦真亦幻。天的尽头是水吗?看日升日落,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?我又兀自说着经常低语的一句话。阳光下,望向泛着银光的湖水,让人有些晕目。可是,着实不愿错过这仙境一般的美景啊。

逗留了近一个时辰,离开时,再一次回头望,太湖美得让人心醉。临近傍晚,水天相接处,几个黑点盘旋着,在缓缓落下的余晖里,刻下天地之初的景色。日落,本就是自然界最美的景观,又有太湖的水境加持,所以那一刻,周遭显得那么干净,那么宁静!太湖,与所有的水一样,能让任何一个凡夫俗子,荡涤身心,发出心底最冗长的沉闷。那一片无边的水域,沉淀下了许多灿烂的光辉,也经历过诸多的苦难,太湖美,是太湖人心底的绝唱,同样是无数游历者一眼万年的情书。

此处安心是我乡。踏上旅途,不但能看山看水,还能看见另一个自己,呈现另一个肌体的诉求。那个午后,在柔和的江南,每一寸土地,每一片水波,每一株花木,都带给我最原本真的快乐,使我的心肺得以舒畅地呼吸。下一站,是逢山还是遇水,未为可知。



## 山里人家

安徽合肥 莫欣

几个朋友相约来到天柱山半山腰,住进一家农家乐。偌大的广场,一眼望过去,几十幢整齐划一的三层楼房,都是开饭店、住宿或经营旅游商品的门面。最北面的山坡上还有一幢尚未完工的大酒店,据说最初还是一个俄罗斯老板投资的。老板葛老三是50多岁的山里汉子,是他开着一辆私家车到天柱山火车站把我们直接拉上来的。

因为不是节假日,又受疫情影响,广场上游人不是很多,路边不知名的花儿还在盛开,周围的景观树黄绿杂陈,水泥地面上没有一点灰尘,天空瓦蓝无云,处处清爽、整洁,仿佛是一片脱离尘世的净土。一个超市老板告诉我们说,这里原来是他们村子旧址,因景区规划需要,搬迁后统一图纸建的房,快成个小镇市了。葛老三家就是拆迁户,在这里主要开饭店,也能住10多个人。朝上山的路右边岔进去不远的茶庄村里还有他家新的大宅院。他是个厨艺高手,晚餐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大碗盖浇挂面,铺在上面的是他拿手的小炒,酱红的肉丝、青翠的芹菜、白生生的豆干、红艳艳的椒丝,生动多彩,火候恰到好处,勾人馋虫。我不由地夸赞起来。葛老三也毫不谦虚,说自己过去曾在山外大酒店打工,凭着一手好功夫,当过主厨。之后自己在梅城镇开了个饭店,独特的山里食材和风味,尽管价格比一般小饭店要高,但远近都闻香而来。朋友一边端起大碗仰脖喝着面汤啧啧称鲜,一边好奇地问他:那你怎么又退回到山上来了。他笑起来说,有了接班人啦,现在交由女儿女婿在山下经营。

听说旁边就有个天柱山大峡谷的景点,我们几个人抽空一起信步走过去。山沟沟里有个拦起来的小水库,抬头看上去,悬崖峭壁,看上去深不可测,一湖碧水。我们走到拦洪大坝上面去,白墙黑瓦的民居散落在山坡路边,门前的菜地里是一排排肥壮的棵白菜,青翠欲滴的菠菜、茼蒿。两个大嫂坐在门口做针线、晒太阳。踱到山口,见路边有几幢大屋十分招眼,二层楼向阳,宽大的走廊,落地玻璃密封,门前停着许多轿车,还都是外地牌照的高档车,十分招眼。原来这里是村民开办的民宿,档次要比我们住的农家乐高很多。

葛老三说他是1966年出生的,前些年在山下开饭店辛苦挣钱,就是发愤供养儿子读书。儿子争气,从山下的野寨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东南大学,之后又出国,如今在美国博士毕业就业,前年带了一个女留学生,一个青岛姑娘,回到家里结婚,轰动山村。他的女人在一旁补充说,疫情前一年,儿子为老两口买了机票,接他们去美国住了段日子,观光游览了美国的许多地方,还叮嘱他们保重好身体,以后有机会到美国来开饭馆,把天柱山的土菜推向世界。葛老三哈哈大笑:我才不稀罕呢,跑南跑北,哪里也没我们山里好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没有这山里的食材,再高的厨艺也没用,山里特有的鲜味是出不来的。

天黑下来了,外面隐隐地传来了乐曲声,那是忙碌了一天的大妈们聚在一起跳广场舞。周围的大山和树林隐藏在一片黑暗之中,唯有头顶上的星星眨着眼睛,显得分外明亮。山里的夜晚多么安详,山里人家的生活如此幸福美好!